

老大娘燒香

A horizontal strip of six small illustrations showing various rural activities: a person fishing in a pond, a person milking a cow, a person using a ladder to reach a tree, a person using a hand pump, a person using a tractor, and a person in a boat.

華南總分店出版

『華南大衆讀物』編輯例言

一 本書定名『華南大衆讀物』，暫不按性質和體裁分類，先選編數種地方性和通俗性的讀物，以應華南廣大讀者的需要和研究，待將來再行劃分。

二 編輯內容以下列爲主：地方性的通俗讀物，淺顯社會科學個別問題的初步常識，聯繫實際，盡量應用社會生活和地方事例，介紹地方的典型和經驗，反映經濟建設中工人階級的英勇精神及當前農村社會改革運動，部隊生活，戰鬥故事，地方革命傳統，及表現解放後華南新事物的小說、戲劇、詩歌、唱本、連環圖畫、歌曲等文藝創作。

三 文字力求簡明易懂，與實際生活相結合，并能啓發讀者思考問題，適合華南廣大工農兵和青年知識分子的需要。每冊以二萬字至二萬五千字爲度。

四 『華南大衆讀物』以後擬繼續出版。

目 錄

和老百姓息息相關	王建義 (一)
老大娘燒香	王向立 (二)
貼緊敵人——觀察！	王向立 (九)
血肉相關	吉 戈 (一四)
民佚林起有	忠 幹 (一七)
帶 路	曉 梅 (二五)
老大嫂告機密	隋明信 (三〇)
巧 遇	王曉旭 (三五)
一瓢水、一顆心，老大娘熱愛八路軍	程 航 (四〇)

爹爹來了 枕石(哭)

孟老太太 孫式性(哭)

一堆衣服和一縷線 王向立(哭)

暖熱了老大嫂一家 曉流(語)

豬肉和花生 大光(哭)

「只要收復政治影響，就不怕流血！」 韓明卿(空)

大車還家 小拳(空)

後記 荒夫(空)

和老百姓息息相關

王建礎

彰武的王大爺

王大爺把自己那口肥豬好像重養媳那樣的精心地養活著，因為他打算好好把這口豬餵成一隻牛犢那樣大小，賣了錢給兒子說個俊媳婦。

每天太陽貼近西山，王大爺到豬圈餵豬的時候，就想起來了——前幾天住在他家的那些兵，雖然穿的是粗布的黄棉襖，不大好看，可是當兵的個個都和氣氣真不錯，特別是那個姓馮的「小老總」，不對啦！不是叫「老總」，是叫「馮同志」，未曾開口總是笑嘻嘻的，天天把他水缸裏挑得滿滿的。當兵的給老百姓挑水可是開天闢地少有的事，還有，馮同志每天吃過晚飯就把那剩飯菜湯給他倒在豬食槽裏，那口肥豬高興得搖着頭哈哈地吃着，王大爺看見也是從嘴裏喜到心裏。

不知怎麼，那些同志們只過了兩天就開走了。

又開來的聽說老牌「中央軍」，穿着那種美國衣裳，比日本關東軍還瀟灑，怪不得是老

牌「中央軍」

一天，「中央軍」一個麻臉的上士駕臨到王老爺家來了。王老爺朝他恭恭敬敬地點着頭，麻上士東瞧瞧，西瞅瞅，手朝着那口大肥豬一指，嘴裏「喂哩哇啦」也不知是說了些什麼，從口袋裏掏出二千塊「中央」票就要把豬抬走。兩千塊買口肥豬，還合不到五塊一斤呢！王老爺看了看那兩張票子說：

「官長！上邊不是出的告示，沒蓋圖章的票子不叫化嗎？」

麻上士一瞪眼，打了王老爺兩個耳光，又踢了他一個美國皮靴腳。

王老爺嘴裏沒敢哼氣，只是肚子一凸一凸的，一會兒兩個伙伙就把王老爺那換兒媳婦的大肥豬抬走了。

王老爺滿肚子冤枉氣，豬也沒了，錢拿到手裏還不保險，就到集上去買糧食吧！

賣糧食的接這票子去一看，沒有作聲就又還給了他。王老爺說：「這錢是中央軍買豬給我的，你怎麼不要？」

這時候恰巧從旁邊走過來一個短個子司務長，把票子拿過去一看，丟在地上，又是朝着王老爺左一耳光右一個耳光，腿上還帶一美國皮靴。

不要錢挨了打，用錢又挨了打；氣上加氣，老頭子眼前火星子亂跳，想來想去氣瘋了。他沒

有回家就瘋瘋顛顛朝城北去了，他知道城北是住的那些穿棉襖的同志。

王六那找了一莊又一莊，到處去找那個馮同志。有一天在小園子莊就又找到了那些穿棉襖的同志，他見人就問：「馮同志在這裏嗎？」可是隊伍裏千軍萬馬誰知道馮同志是誰呢？

天天快樂的馮孝先

有一天，馮孝先同許多同志笑嘻嘻地說：

「我講個笑話你們聽吧！」

去年七月廿七日，本來是我娶媳婦的日子。正沿路那時候大反攻，只顧打仗把娶媳婦的事忘了。打完了仗，連裏派我去看傷員。從家門口走，順便回家看一看！一進門，俺娘就哭鼻抹淚地說：「你這不孝順的孩子，光顧當兵，把自己的終身大事也忘了呀！」我馬上勸着說：「誤就誤了吧！以後再說。」

接着爺說：「日子又改到八月廿三日，這可得好好的記着，可別就誤了。」

轉眼八月廿三又快到了，部隊向東北推進，這會我可犯了難，廿一晚上一整夜反來覆去沒睡，第二天去和指導員商量，指導員笑着說：「你說怎麼辦呀！」

我說：「你給我寫封信家去吧！娶呢！就叫我妹妹替我，不要呢！就等着革命成功再說，反

正今年才廿一，不算老！……」

這句話引得同志們幾乎笑破了肚子。

馮孝先就是這麼一個天天快樂的小夥子。

可是窮人有什麼難處，他一看見就難過。

前年在鬧裏的時候。鬼子「掃蕩」，把老鄉的黃牛牽走了，青年壯丁也抓走了。披裏春耕的情景好淒涼，白鬍子老頭弓着腰扶犁，小孩子和媽媽替牛拉犁。馮孝先看到很難過，馬上約夥同志們去給老鄉拉犁，老大娘感動得眼睛淚霜霜的，嘴角笑咪咪的，不知說什麼好。這時候，他頂高興，放開嗓子領着大家唱起歌來了。

「同志們！馮孝先滿腿長着瘡去給老鄉拉犁了！同志們都去拉啊！」指導員在隊前這麼一動員，全連就變成拉犁隊了！

「麥穗黃了，馮孝先不睡午覺去給老百姓拔麥了，同志們都去拔啊！」指導員這麼一動員，全連就變成拔麥隊了！

「高粱晒紅了，馮孝先去砍高粱了。」指導員這麼一動員，全連就變成砍高粱隊了！
年年都這樣。

馮孝先，幹活太多了，宣傳的太多了，所以他的擁愛故事也就太多了。

「見了閻王爺也說入路好！」

這是在關裏時候一個很有名的擁愛故事，鬼子「掃蕩」剛過後，岳大娘急忙跑回自己院子來一看，地下被鬼子皮鞋踏滿了麻點，兩隻白母雞只剩下兩堆白毛和四隻黑爪子，鍋破了，箱子劈了，糧食撒滿了地，一陣燒焦氣，鄰家房上的火頭又伸出古頭舐到她的屋頂來了！

岳大娘「撲通」坐在當院裏扯着哭腔大叫起來了！

「我那蒼天哪——你叫俺這日子怎麼過呀——」

「你八路軍也不早來救救俺這莊呀——俺待怎麼活呀……」

當我們部隊趕進莊來，滿屋上大火狼烟，滿莊裏哭叫黃天，同志們一看這個情景心裏很難過，衛生員就忙着給受傷的老鄉換藥，同志們就搶着救火。

馮孝先第一個踏着犁耙爬上岳大娘屋頂，忙着扒草。這時候火頭燒到他腳跟前，黑烟把他遮沒了，忽然房頂上像一陣狂風鳴鳴響，西房頂就坍塌了。

馮孝先從上面跌下來，大腿掛在記齒上劃一道大口子，可是他從地下一骨碌爬起來，又爬上西房頂去了。

院裏正在大哭的岳大娘，用袖子揩了揩眼淚，便看見屋頂上那個同志的褲帶漸漸被血染紅

了，腿痛得顫抖抖擻，但是兩隻手還忙著退草，大娘哭著走到屋跟前喊他：

「同志啊！你快下來吧！你膝上淌血了！」

可是馮孝先好像沒聽見似的，兩手只顧扒草，感動得大娘顧不得哭了，在下面躁著腳，像喊自己兒子似的：

「孩兒啊！孩兒啊！你下來吧！俺不要這間破屋啦！」

但是馮孝先直到把草扒完，火頭截斷了，才爬下來療藥。大娘看著他腿上那二指多深的傷口，又淌下眼淚搓手躁腳地說：

「孩兒啊！孩兒啊！叫俺怎麼報答你的恩啊！我就是死了見閻王爺爺也說八路軍好啊！」

這時候，馮孝先才慢慢地給大娘解釋：

「俺隊伍住的太遠，來晚了，鬼子把你家房子燒了，俺再想法子幫你蓋吧！」

舊區的救濟糧

每當他們的連隊離開一個村莊，莊頭上總是擁擠著許多房東來歡送。這次他們離開長崗子的时候，幾乎是全莊的男女老少都擁到莊頭上來挽留他們，馮孝先留在隊伍的後面和大家說：「各位大爺不要留了，隊伍真的行動是服從上級命令的，——我們走了還會回來看看你們……」

許多房東都含着眼淚望着他們，直到隊伍的影子都看不見了才回去。

原來這是一個剛剛被中央胡子搶劫過的村莊，村裏許多貧苦的人家都沒有糧食吃了，獨有一家姓趙的地主家裏囤有一百擔穀子，村裏人去向他借糧，說來說去都不借，還兇兇地說：

「我就是寧願叫它爛了，也不借給你們吃！」

村裏人白看着大糧囤挨餓。

馮孝先同志心裏想：「這件事怎麼辦呢？發動個鬥爭會吧！只有半天時間是來不及的，不鬥吧！老百姓挨着餓……怎麼辦呢？」他想了想，最後決定自己去找姓趙的談談！

馮孝先對姓趙的地主說明了來意。

開頭趙老頭子只是支支唔唔不答應，馮孝先用了很多辦法說服他，軟的不聽，用硬的，一邊說好，一邊又批評，趙老頭無可奈何，只好轉了彎子說：

「一百石沒有嘛，五十石可有，我不是不給大家吃，是說這些糧食年代久了，都爛了，怕吃不得了。」

馮孝先說：「現在大家都餓着肚子，誰還管爛不爛，只要有東西吃就高興了。」停了一會，又接着說：「那我就替大家謝謝趙先生了！」

馮孝先馬上跑到莊裏給大夥說了，老鄉們都高興得流出眼淚，扛着麻袋到趙家扛糧去了。

大仙管不了八路軍

連日的戰鬥疲勞，再加上一夜九十里山路的戰鬥行軍；那個困倦的滋味，連眼皮都不想抬了。

同志們都倉促的找了個陰涼地方睡起覺來。

馮孝先本來也想睡覺，他忽然看見大娘坐門台上發愁，便走過去和她拉呱——

「大娘愁什麼？」

「不愁什麼！」

「大娘怕八路吧？」

「不怕，……」「中央」軍說你八路軍頭一回來很好，第二回來更好，——可是你第三回來……

……老大娘不敢說了。

「第三回來怎麼樣？大娘你說吧！不要緊。」

「他說：第三回來趁老百姓不害怕了，不跑了，你就一掃光，」「中央」軍說是「先甜後

苦」。

「大娘你別聽鬍子的話，日子久了誰甜誰苦你就嚐出來了！那末大娘你說，中央鬍子住在

這裏怎麼樣？

「哼！人家都說他們是老蔣「正牌」，可是把俺家糧全馱光了，拉俺的牲口去馱，抓俺孩地地送去，一去十多天還沒回來，被裏一畝半麥子，眼看着叫太陽晒掉穗了，這可怎辦嘛？」說着嘆了一口氣：「孩他爺，你怎還不回來！」老大娘說着簌簌落下淚來。

馮孝先說：「不是大爺不願回來，是中央餉子不叫他回來！老大娘別哭，麥子我給你拔去！」

老大娘舉着兩隻淚眼打量着馮孝先，看樣嗎，這個小兵是說的真話，可是世上那裏有那麼心甜的人，那裏有那麼心甜的兵，她心裏半信半疑。有一搭無一搭的答應了。

這時吃飯的甬子響了。

馮孝先一個個把全班同志幌起來，打了一桶涼涼的泉水，大家洗了洗臉，就去打飯，有一個同志說：

「班長，你怎麼沒有睡覺？」

「沒有，我給房東大娘拉了拉，她有一畝半麥子，叫太陽晒的快掉穗了，糧食又叫餉子搶了去，不給她拔來冬天要餓死，吃過飯我要去給她拔麥去！」馮孝先鼓了鼓勁，大着膽子說：「同志們誰要不累就跟着我拔去！」

馬上就有六個同志舉手響應他的號召。

房東大娘站在石台上望見西牆上那塊金黃麥地裏，七個兵像老練的莊稼人一樣，在那兒彎着腰拔麥，在頭裏那就是和繩拉呱的那個小兵，大娘心裏喜得突突跳，真是世界大變了，當兵的真給老百姓拔麥了。可不知道要怎麼報答他們才好。

傍晚他們拔麥回來，馮孝先一掀門簾，看着大娘跪在神樹面前燒香磕頭，口裏還在唸着什麼，馮孝先問：

「今天是什麼日子，大娘又燒香了？」

大娘笑着說：「俺燒香叫大仙保佑你們隊伍長住在這裏，千萬別再走啦！」

馮孝先笑着說：「大娘，大仙管不了八路軍的事，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，老百姓要八路軍幹什麼，八路軍就幹什麼。」

救了一家人

馮孝先在興隆鎮戰鬥負了傷，在後方醫院休養。

半月以後，傷口漸漸好了，高興地到街上溜一溜。可巧見到一個衣服穿得很爛的老大娘。馮孝先就問她：「大娘，你家裏怎麼這麼窮？」

大娘沒開口就掉下眼淚了。

原來是她丈夫在僑滿時出勞工把腿凍癱了，家裏只有一個不能幹活的孩子，兩張嘴靠着她討飯吃。

馮孝先就把自己的負傷費給了她一百元，又動員了兩個同志每人拿出五十塊錢，一會的工夫，街上走道的人都圍了一圈，馮孝先乘機向大家說了大娘的苦楚，當場就有許多人掏出錢來給她。

「救人就要救個活。」馮孝先問了問她住的地方，就天天替她想辦法。

他到區公所找區長說明了大娘的苦楚，請區長給她想辦法，區長說：「那好吧！區裏給她五百塊錢，叫老頭子在家捲煙，小孩上街賣，這樣就可以有碗飯吃了！」

馮孝先覺得老大娘還是沒活幹，他便到院長那裏商量說：「叫大娘到醫院裏給傷兵同志洗衣服好不好？」

院長說：「正好，院裏正找這末個人找不到呢！」如是大娘全家都有飯吃有活作了。

就因為這件事情，馮孝先和區長熟識了，一天他對區長說：「咱這個地方還有好多窮人沒辦法，我調出一家僑滿時欺侮人最兇的區長，還兼管警察的漢奸，應當清算他一下。」

區長接受了他的意見，就派了兩個工作員跟他一起去發動羣衆。

五天以後，鴻孝先看見幾百窮人從遠好的油房裏歡歡樂樂扛回糧食來了。他不知怎麼的也有點，拾起受傷的左腿踢了幾下，覺得自己又能打個圓錐了。

第二天，他領了出院證，重新回到前方了。

老大娘燒香

王向立

前面發現了情況，朱德英匆匆地跑回營部去報告。

一跑回來，營部剛剛指揮部隊轉移到別的地方和敵人打仗了。

這裏只留下朱德英一個人。

敵人的部隊已經分散開，走進了道鎮子——正安堡。

他們看見了朱德英。如果他們要打死他的話，或許他這一次就不能參加師的羣英會了，可是，他們偏偏要喊：「繳槍！」「捉活的！捉活的！」

朱德英可不是一個給人家「活捉的」的那種人。他走到一家門口，利用稍微突出一點的土牆作掩護，一排子彈從他的駁壳槍裏打出去，向他猛撲過來的敵人便倒下了兩個。敵人動搖了一下。他利用這個機會，立刻跑進院子，翻過了牆頭。

可是，他翻過牆，敵人就翻那道牆。敵人緊緊地跟着他。

連翻三道牆以後，他已經有點精疲力竭了。他還再給敵人吃幾顆子彈。他看了看槍膛，只剩